

上海往事



毕飞宇
文集

上海往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往事/毕飞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毕飞宇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0132-0

I. ①上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4769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6千字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3.5 插页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32-0
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自序

毕飞宇

这套文集收录了我从 1991 年至 2013 年之间的小说,是绝大部分,不是全部。事实上,早在 2003 年和 2009 年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分别出版过我的文集。江苏文艺的是四卷本;上海文艺的是七卷本;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集则有九卷。递进的数据附带着也说明了一件事,我还是努力的。

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小说不是逻辑,但是,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,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。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,在我看来,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“成名作”和“代表作”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,他们愿意为我再做一次阶段性的小结。老实说,和前两次稍有不同,这一次我有些惶恐。写作的时间越长,我所说的那个走向就越发地清晰,——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么?——它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?

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,别误会,我不想喟叹。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,以我现在的年纪,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了,也做不来了。我只能写一辈子。说白了,我只能虚构一辈子。可再怎么虚构,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,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,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。

2014年6月7日于南京龙江

第一章

一

那时候不叫南京路，叫大马路。事情有一半就发生在大马路旁边。要我说，我还是喜欢上海的那些旧名字，一开口就是大上海的味道。有些东西新的招人喜欢，有些就不一样了。就说名字，不管是人名还是地名，总是旧的好。旧的意思，有嚼头，见得了世面。旧名字不显山不露水，风风雨雨、朝朝代代全在里头，掐一掐全是故事。名字一换香火就断了，听在耳朵里再也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我是怎么到上海来的？全是命。你要相信命。多少人

在做上海梦，他们的梦埋进了黄土，深更半夜变成了鬼火，还在往上海冲。可我十四岁就成“小赤佬”了。叫“赤佬”是上海骂人的话，不好听。话要反过来说，你不到上海你能成为小赤佬？谁不想上大上海？十里洋场哪！可你来得了吗？来不了。老天爷不给你洋饭碗，你来了也活不下去，你连路都不会走。那时候上海人是怎么说的？“汽车当中走，马路如虎口。”喇叭一响，你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汽车的前轮就把你吞了，后轮子再慢慢把你屙出来。你的小命就让老虎吃掉喽。我扯远了。上了岁数就这样，说出去的话撒大网都捞不回来。——我怎么来到大上海的？还不就是那个女人。

所有的下人都听说小金宝和唐老爷又吵架了。小金宝的嗓子是吵架的上好材料。老爷最初对小金宝的着迷其实是她的嗓子。老爷常说：“这小娘儿们，声音像鹅毛，直在你耳朵眼里转。”老爷说这几句话时总是眯着眼，一只手不停地搓摸光头。他上了岁数了，一提起这个年轻女人满脸皱纹里全是无可奈何。但老爷身边的人谁都看得出，老爷的无奈是一种大幸福，是一种上了岁数的成功男人才有的喜从心上来。老爷是上海滩虎头帮的掌门，拉下脸来上海滩立马黑掉八条街。洋人在他面前说话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节制。但老爷到了晚年唐府里终于出现了一位敢和他对着干的人，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年纪可以做他孙女的俏丽女人，一个罂粟一样诱人而又致命的女人。她不是老爷的妻，也不是老爷的妾，老爷只是花钱包了她，就是这样一个骚货和贱货硬是把老爷“治住了”。唐府的下人

们私下说，男人越是有了身份有了地位就越是贱，人人顺着他，他觉得没劲，有人敢对他横着过来，他反而上瘾了。男人就希望天下的女人都像螃蟹，横着冲了他过来。小金宝是个什么东西？男人的影子压在身上也要哼叽一声的货，她就是敢把屁往老爷的脸上放！老爷挠着光头就会嘿嘿笑。下人们心里全有数，他就是好小金宝的这一口！

老爷在英租界的上好地段为小金宝买了一幢小洋房。这么多年来小金宝一直叫喊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贴身丫头。老爷给她换掉五六个了。老爷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仇恨小姑娘，长短肥瘦都试了，没有一个合她的意。老爷不高兴地说：“换了这么多丫头，你总不能让我给你找个带把的吧？”小金宝白了老爷一眼，扭着腰说：“为什么不能？我们没把的伺候你们男人，为什么带把的就不能伺候伺候我？”老爷一脸无奈。老爷顺眼看了一眼立在门房的二管家。“我就要一个带把的！”小金宝说完了这句话生气地走了，她在临走之前拎住老爷的两只招风耳晃了两晃，老爷的光头弄得像只拨浪鼓，但小金宝的这一手分寸却是极好，生气、发嗲、撒娇和不依不饶全在里头，看得见七荤八素。老爷望着小金宝远去的屁股心里痒痒的，故意虎着一张苦脸。老爷背了手吩咐二管家说：“再依她一回，给她找个小公鸡。”二管家低下头，小心地答应过。临了老爷补了一句：“好好挑，挑一个没啼的。”

我跟在二管家的身后走向那扇大铁门。大铁门关得很严，在我走近的过程中，左侧的一扇门上突然又打开了一

道小铁门。开门人又高又大，皮肤像白蜡烛，满脸都是油光，他的手背与腮边长满亚麻色杂毛，眼珠子却是褐色的。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他的睫毛，在他关注别人时他的睫毛总让人觉得他是个假人。他的两道褐色目光紧盯住我。我提了木箱望着他，脚下被门槛绊住了，打了一个踉跄。二管家伸出手扶住我，一脸不在乎地说：“别怕，他是个白俄。”白俄伸出两只大巴掌，在我的身体上上上下下拍了一遍。二管家对他说：“小东西才十四。”白俄马上对二管家讨好地一笑，这一笑把我吓坏了，我贴到了二管家的身边。二管家笑着说：“第一次进唐府都这样。”

唐府的主楼是西式建筑。石阶的两侧对称地放了许多盆花。兰草沿了墙脚向两边茂茂密密地蓬勃开去。院子里长了法国梧桐，又高又大，漏了一地的碎太阳。二管家领着我从右侧往后院走。小路夹在两排冬青中间，又干净又漂亮，青砖的背脊铺成“人”字形，反弹出宁和清洁的光。我听见了千层布鞋底发出的动听的节奏，走在这样的路上心里自然要有发财的感觉。

“有钱真好。”我忍不住小声自语说。

“有钱？这算什么有钱？”二管家说，“大上海随你找一块洋钱，都能找到我们老爷的手印。”

“怎么才能有钱？”我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说。

“你越喜欢钱，钱就越是喜欢你。”

“钱喜不喜欢我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到上海来的人钱都喜欢，”二管家不紧不慢地唠叨说，“就看你听不听钱的话。”二管家是个爱唠叨的人，

一路上他的嘴巴就没有停止啃咬。我的运气不错，一下子就碰上了饶舌的人。饶舌的人一般总是比寡言者来得和善。

我说：“怎么听钱的话？钱能说什么话？”

“说什么话？”二管家说，“这年头钱当然说上海话。”

我跟了两步，说：“我听钱的话。”

二管家宽容地一笑，摸了我的头说：“那你就先听我的话。——你要钱干什么？”

“回家开豆腐店，等我有了钱，我回家开一个最好的豆腐店。”

“豆腐店？豆腐店算个屁。”

对面走过来一个女佣，她的手里捧了一大块冰，凉气腾腾。女佣从二管家面前走过时立即堆上笑，用奉承的语调叫“二管家”。二管家点过头，鼻孔里哼一声，算是答应。

回头想想二管家这人有意思。我做人的道理有一半是他教的。谁和他在一起他也会教谁，他喜欢说话。二管家这人喜欢说话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人上了岁数牙齿就拼不过舌头了。二管家这人其实心不大，能在虎头帮唐老大的手下混得一个体面差事二管家心满意足了。现在想来二管家这人其实可怜。他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在大上海，他的心思全耗在别人的心思里了。他整天察言观色，瞪了一双眼睛四处打听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在上海滩能混得像个人。他越想像个人其实越来越像条狗，上海滩就是这种地方。我到上海不久他就惹上大祸了。他本可以不死的，可他还是死

了。他死在对唐老爷的愚忠上。一个人对主子不能不忠，一个人对主子更不能太忠，太忠了就愚，成了愚忠。不忠容易引来灾祸，太忠则更容易招来灾祸。二管家的死是他自己招来的。我当初要是懂事就劝他别那样了。可我能懂什么？我才十四岁。

二管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我带进厨房，而是把我带进了浴室。这时候大上海的钟楼响起了遥远的报时声，满打满算地六下。我站在浴室门口侧了耳朵问：“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响？”二管家推开浴室的门说：“这是钟，大上海的铁公鸡。”二管家进了浴室，命令我说：“全扒了，你他妈像个馊粽子。”我望着浴池，地面很大，正对炉膛口的墙面上晃着橘黄色火光，懒洋洋的。二管家不耐烦地说：“快点脱！”我一颗一颗解扣子，我的粗布蓝上衣上有了汗渍渍的湿感。我把衣裤团在地上，翘着屁股泡进了热水，不规则的乳色热气在脖子四周袅娜并升腾。二管家用火钳钩起了我的衣裤，迅速塞进了炉膛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叫喊墙壁上懒散的橘黄色火苗顷刻间张牙舞爪了，变得汹涌澎湃。我望着火苗重新黯淡下去，忍不住心疼。二管家没理我，只是进了水池把头泡进水里去，好大一会儿才伸出脑袋，他的头发披在额头上，看上去非常好笑。二管家的情绪不错，他在雾气里头对我很开心地咧开嘴。我想了想，也跟着他笑，望着墙上平静的火苗无端地幸福起来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能进唐府的？”

我的下巴埋在水面，不解地对他摇头。

“你讨大便宜了，小子，就因为你姓唐！”二管家快活地扭动腰肢说，“在这块码头，只要你姓了唐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姓了唐再进了唐府，那可就齐了。小子，在唐府里头，你是只小耗子，可你再跨出唐家的门槛，猫见了你都得叫你三声大爷；不过呢，你不能乱动，该在洞里待着你就乖乖待着，在大上海，伸手退手，开口闭口全是大学问，你要走错了一步，叭，夹子就把你拦腰夹住了——你就算完了。没有第二回。大上海就这样，你还小，这个你不懂——记住了，小耗子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二管家摁住了我的头，往我的头上打洋皂。我抓了几下，头上响起了一大片洋皂泡沫细碎的吱吱声，像爬过好几只螃蟹。二管家把洋皂塞到我的手上，命令说：“好好擦——这可是东洋货，你给我把耳后头好好搓几把，别他妈的给我添麻烦。”我把东洋皂握在手上，滑滑的像一条泥鳅，有一股很好的香味。东洋货我可是头一回碰到。我所知道的东洋货只有“味之素”，听人说像面粉，鲜得在舌尖上打滚。我只在县城戏园子旁边见过广告，蓝蓝地写成“味の素”，大人们总是说“味之素”。

二管家说：“小子，你他妈真是好福气，赶上这个时候来上海。我们老爷来上海的那阵子，大马路上还没有装新灯呢。”二管家从我的手里接过东洋皂在身上咯吱咯吱只是乱擦。“上海滩的这些大楼，别看那么高，在老爷眼里全是孙子，是老爷看着它们一天一天长高的。老爷在十

六铺做事那阵子，嘴上刚刚长毛，后来入了门，‘通’字辈的，这个你不懂。二爷和三爷原比老爷晚一辈，排在‘悟’字上的，大清亡国的那一年，老爷从英国人手里救了他俩的命，反和他们拜了把子，结成生死兄弟，这是什么事？可咱们老爷就这种人！老爷就是靠一身仗义打下了这块码头！”

“我给老爷做什么？”我慌忙问，内心充满崇敬。

“想伺候老爷？”二管家耸起肩头大度地一笑，“不吃十年素，就想伺候老爷？”

我抹了一把脸，对了二管家只是眨眼。

“你去伺候一个女人。”二管家神秘地一笑，悄声说。

“我要伺候老爷！”

二管家对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发脾气。我真是碰巧了，二管家因为当晚的艳福变得格外宽容。他笑笑说：“是老爷的女人，老爷捧了十年了，大上海的歌舞皇后。”

“我不会。”我说。

二管家有点不高兴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又他妈的不是让你当主子，做奴才，谁他妈的不会？一学就会！”

我不吭声。我的头脑只想着老爷。我轻声说：“我不。”

“你不？”二管家弄着手里的泡沫，怎么也没料到我不敢回他的嘴，顺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脸上拉下一道黑。“你不？等见了她，你想学就来不及了！——你不？老子混到今天这个份上，都不知道不字怎么说。鸟小不知

树林大！上海滩多少脑袋掉进了黄浦江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嗯？就因为说了那个字。不？手拿洋枪管，误做烧火棍，你小东西胆子可真大！我告诉你，你先伺候个把月，你能把个把月撑下来，这只烫饭碗你才捧得住——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二管家从浴室里一出来就对我进行了改装。他让我套上了黑色绸衣，袖口的白色翻口翻上去长长的一大块。二管家说：“唐家的人，白袖口总是四寸宽，你可不要拿它擦鼻子。老爷可容不得家人袖口上有半点斑，记住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记住了。”随后二管家找出一只梳子，把我的头发从中央分出两半，沿着耳根齐齐剪了一圈。我的头上像顶了一只马桶盖。二管家帮我铰完指甲，说：“好了，小子。从现在起你是小姐的跟班了，你要记住，是我把你带到了上海。你要好好干，可别丢了我的面子！将来发财了，别忘了今天！——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二管家用手擦去了玻璃上的水汽，我从镜子里一下看见了一个穿着齐整的小少爷。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。洋皂真是不错，我的脸皮也比先前白了。我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洋皂的城市气味，我看了一眼二管家，这老头真不错，就是啰嗦了点。我回过头，迈出了步子，做了上海人走路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“逍遥城”三个大字是由霓虹灯管构成的，多种不安稳的色彩迅速闪耀即刻又迅疾死亡，行书的撇捺因灯管的狂飞乱舞失却了汉字的古典意韵，变得焦躁浮动又急功近利，大街两边灯光广告林立，一个个搔首弄姿，像急于寻找嫖客的婊子。我从汽车里一站上水泥路面就感受到夜上海的炎热。汽车喇叭一个劲儿地添乱，它们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汽车被各种灯光泡成杂色，受了伤的巨形瓢虫那样花花绿绿地来回爬动。一个乡村妇女慌张地横越马路，车喇叭尖叫了一声，妇女打了个愣，随即被车轮子撞倒了。二管家在我的肩上轻拍一下，我急忙回过头来。“上海有句话，”二管家关照我说，“汽车当中走，马路如虎口，你可要当心。”

我尾随在二管家身后走进逍遥城。屋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。各种口音嗡嗡作响交织在一块。烟雾被灯光弄成浅蓝色，浸淫了整个大厅。我的呼吸变得困难。吸气老是不到位，我担心这样厚的空气吸到肚子里会再也吐不出来的。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，脚步变得犹疑，仿佛一不小心就踩空了，栽到地窖里去。这样的场面使我恍如游梦，伴随着模糊的兴奋和切实可感的紧张胆怯。我不停地看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我每走一步都想停下来对四处看个究竟，别一不小心踩出什么乱子。但二管家已经回头两次了，脸上也有了点不耐烦。这个我相当敏感。我内心每产生一处

最细微的变化也要看一眼二管家的。这个城市叫“上海”真是再好不过，恰如其分，你好不容易上来了，却反而掉进了大海。上海是每一个外乡人的汹涌海面。二管家在这片汪洋里成了我的唯一孤岛。不管他是不是礁石，但他毕竟是岛，哪怕是淤泥，这个爱唠叨的老头总算是我的一块落脚点。我机警而紧张地瞟着他，二管家第三次回头时我吃惊地发现他离自己都有两扁担那么遥远了。我两步就靠了上去，脚下撞得磕磕绊绊。我一跟上他心里又踏实了，胆怯里蹿出了少许幸福，见了大世面。我侧过了脸，慢慢地重新挂下下巴，痴痴地看领带、手表、吊扇这些古怪物什。四只洋电扇悬在半空，三个转得没头没脑，有一只却不动，四只木头叶片傻乎乎地停在那儿。我望着这只吊扇脚底下迈不出力气了。我曾听说过的，大上海有许多东西它们自己就会动，从早动到晚，我望着电扇脸上遏制不住开心，终于真正走进了大上海，终于成了大上海的人了！我十分自豪地想起了乡村伙伴，他们这辈子也别想看见洋电扇的。但只有一眨眼工夫，我又记起了二管家，慌忙赶了上去。

坐在吧台的几个，正在讨论一匹马。“它三岁，是一匹母马，马场上叫它‘黑闪电’，我叫它达琳，”小分头大声说，他的颧骨处布满酒意，随风扇的运转极为浮动，“我认准了它，两年的血汗全让它砸了，下午枪一响，达琳第三个冲出去，最后一百码它还在第二，我准备跳黄浦江了，他妈的维克多最后一圈它摔倒了，达琳一马当先，什么叫一马当先？嗯？就是他奶奶的发！够你淌八百年

臭汗!”

“马票又涨了吧?”身边的一个问。“涨了涨了,”小分头说,“马场那帮家伙真黑,六块了,少一个子儿也不行,他妈的上个月还是五块。”

“不行了!”三四米远处突然站起来一个中年人,“烟土不行了,开窑子也不行了,军火还不到时候,要发,这会儿只能在盐上发,要得甜,加把盐,古人就这么说了,安格联子爵是什么眼光?汇丰银行白花花的银子是什么?是白花花的盐巴!”

我往前走了几步,一个老头在另一处敞开了衣襟不以为然地摇头,他显然听到了中年人的大声叫喊,他慢悠悠地对身边的说:“白花花的盐是钱,白花花的俄国娘儿们就不是钱?”老头伸长脖子压低了声音说:“俄国娘儿们可真不含糊,干起活来舍得花力气,我刚买了五个,用了都说好!”身边的那个失声而笑,拿起了酒杯,讨好地和老头碰了一下。

我听得见他们的叫喊。他们说的是中国话,每个字我全听得清,可我一句也不懂。我弄不懂上海人大声吵闹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候左边站起一个穿白衣服的,他打了个响指,大声说:

“香槟, Waiter, 香槟香槟!”

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举起手,高声补充说:

“冰块! 冰块!”

“逍遥城”里的女招待都认得二管家。二管家一到就把外上衣脱了,套在椅背上。二管家真是有派头,金牙